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听觉觉醒之路

曾天虹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摘要

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听觉”作为核心感知维度贯穿全文,深刻参与人物塑造与主题建构。本文以听觉的三种核心模式为框架,探讨女主人公康妮的听觉觉醒之路。工业声景中,康妮深陷“低保真”机械噪音,以因果倾听被动辨识声源,陷入听觉麻木;逃入林苑后,她在自然之声中唤醒语义倾听,解读生命意义,实现情感复苏;最终在与梅勒斯的亲密关系中,以还原倾听专注身体律动与声浪共振,挣脱外在规训与精神束缚,实现了完整而本真的自我觉醒。三种模式在康妮身上的共存、交错与转换,既呈现出劳伦斯对世俗规训下精神困顿的反思,也彰显其对和谐生存理想的探求。

关键词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听觉叙事, 声景, 康妮

Connie's Journey of Auditory Awakening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Tianhong Z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il 29, 2026; accepted: June 5,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Abstract

In D.H. 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hearing" emerges as a central mode of perception, deeply involved in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thematic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tagonist Connie's journey of auditory awakening through three core modes of listening. Trapped in the industrial soundscape, Connie is submerged in the low-fidelity noise of machinery, passively identifying sound sources through causal listening, leading to auditory numbness. Escaping into the forest, she awakens to semantic listening within the natural soundscape,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achieving emotional revival. Ultimately, in her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Mellors, Connie engages in restorative listening, attuning to bodily rhythms and resonating with waves of sound,

thereby breaking free from external discipline and spiritual constraints, and attains a complete and authentic self-awakening. The coexistence, interweav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ree auditory modes in *Connie* not only reflect Lawrence's reflection on spiritual distress under conventional social restraints but also highlight his quest for an ideal of harmonious existence.

Keyword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Auditory Narrative, Soundscape, *Conni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D.H.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以工业时代为背景，塑造了女主人公康妮从精神麻木到灵魂觉醒的成长轨迹。现有研究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主体觉醒与自然意识多从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及现代性批判等视角展开，如牛莉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指出，小说批判现代社会对自然与人性的压抑，并借康妮回归自然实现身心与关系的重建[1]。与此同时，部分语料库文体学研究从文本语言特征切入，证实小说以高频心理动词、感知动词与身体部位词汇构建叙事视角，康妮的意识与感官体验始终占据叙事中心，而“冷-暖”等对立形容词进一步强化了时代的冰冷压抑与自然情欲的生命温度[2]。另有研究从语言哲学与审美体验出发，指出劳伦斯并非以小说传递观念，而是以具身化、诗意化的语言让读者直接感知生命与情欲的真实体验，康妮的觉醒本质上是从僵化的语言与抽象观念回归鲜活肉身经验的过程[3]。然而，这些研究多聚焦于视觉或身体经验，忽视了声音在感知重构与主体觉醒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以听觉为切入点，结合希翁的倾听理论与声景学研究，分析康妮在工业噪音、自然声景与亲密互动中的听觉体验，揭示听觉如何成为其感知世界、重建主体性的隐秘路径，从而在感官研究与主体性建构之间建立新的对话可能，拓展了该作品的阐释维度。全文提到“听”一词共 216 次，关于声音的描写贯穿小说始终。无论是拉格比的工业之声，还是林间空地的自然之声，小说中的声音不仅作为小说发生的背景，更参与了情节推动、人物塑造的过程。

1966 年，法国声音理论先驱皮埃尔·沙费在其著作《音乐物体论》中系统提出了人类听觉的三种核心模式，即因果倾听、语义倾听与还原倾听[4]。傅修延在《听觉叙事研究》中对这三种核心模式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因果倾听是指根据具体的响动来判断其声源；语义倾听则是把声音(包括人的语言和其他声音)当作有规则的符号，从接收到的语音符号中辨识出说话者所要传递的意义；而在还原倾听中，听的不是被说出的东西，或者被发送的东西，而是正在说、正在发送的东西。

康妮的听觉觉醒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拉格比庄园，机械噪音迫使她以因果倾听被动接收工业声响，陷入听觉迟钝与情感疏离。在林苑的自然环境中，她通过语义倾听解读自然声景中的生命节奏，实现听觉与情感的复苏。最终在与梅勒斯的亲密关系中，她以还原倾听聚焦身体与声音的共振，完成对自我存在的深层确认。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三种模式的简单更替，而是在不同情境下的动态切换与融合，体现出康妮在感知重构与主体觉醒中的复杂轨迹。

本文以希翁的倾听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结合声景学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康妮在三种听觉模式中的交错体验与心理转变。通过梳理其在工业环境、自然空间与亲密关系中的听觉实践，本文旨在揭示听觉觉醒如何成为她突破外界压力、重新建立自我与世界联系的重要路径。这一听觉历程不仅反映了个体在

当代社会中的感知变化，也展现了声音如何作为生命力量的媒介，促成主体性的重塑与回归。

2. 工业之声与因果倾听：康妮的听觉麻木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拉格比庄园周边的特沃希尔矿区构成了工业时代的具象化场域，这里的声世界成为压垮人性的无形重负。康妮初到拉格比便敏锐地感知到环境的空洞本质，“她一眼就看透了这个毫无灵魂、丑陋无比的中部煤铁世界”([5], p. 11)，而这种“无灵魂”的特质，首先通过听觉体验直击人心。在阴沉压抑的庄园房间里，工业机械的声响无孔不入：“矿井上筛煤机的咣当声、卷扬机的噗噗声、火车转轨的咯噔声和矿车嘶哑的汽笛声”([5], p. 11)，这些来自不同机械的声响相互交织、重叠碰撞，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听觉牢笼。筛煤机的“咣当”声沉重而规律，卷扬机的“噗噗”声沉闷而持续，火车转轨的“咯噔”声尖锐而突兀，矿车的汽笛声嘶哑而刺耳，它们没有旋律的和谐，只有机械运动的冰冷重复，共同构筑起劳伦斯笔下工业时代的听觉图景。

这一场景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谢弗在《声景学》中提出的“低保真”(low fidelity)概念，即“在低保真声景中，单个声音信号被过度密集的声音群体所遮蔽”([6], p. 43)。拉格比的工业声景中，每一种机械声响都失去了独立的辨识度，它们相互淹没、彼此干扰，最终凝聚成一股同质化的噪音洪流。对康妮而言，这种声音环境并非简单的背景存在，而是具有侵略性的力量。“最初这些高炉令康妮害怕，她感到自己就像生活在炼狱中。后来她习惯了”([5], p. 12)。从“害怕”到“习惯”的转变，并非适应后的从容，而是听觉感知钝化后的麻木，是人性在工业噪音的持续侵蚀下做出的被动妥协。康妮听觉麻木与被动妥协背后，是刘翠萍所强调的僵化社会秩序与传统性别规训双重压迫([7], p. 39)。

工业噪音对生命的摧残早已被学界关注，汤普森在《现代性的声景》中明确指出，“医生们早已警告过噪音对身心健康构成的危险”([8], p. 118)。拉格比的工业之声正是通过持续的听觉侵扰，逐步瓦解着康妮的身心状态。长期浸泡在低保真声景中，康妮的听觉感知逐渐失去敏锐度，她不再能分辨单个声响的细节变化，只能被动接收噪音的整体冲击。而上述冲击直接映射到她的精神与身体状态上，正如矿区的人们“无精打采，形容枯槁，就跟这周围的乡村一样意气消沉，而且待人不善”([5], p. 12)，康妮也在潜移默化中被环境同化，原本鲜活的生命活力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与周遭环境相契合的消沉与压抑。工业机械的冰冷重复不仅构筑了听觉牢笼，更如朱卫红所言，摧毁了劳伦斯所珍视的“让人类和世界复活的男子气”([9], p. 97)。拉格比的男性要么如查泰莱爵士般性无能，要么被矿场噪音消磨得“无精打采”，这让康妮的听觉麻木更具时代悲剧性。“形容枯槁”不仅是身体的疲惫，更是精神被抽空后的外在显现；“意气消沉”则道破了工业噪音对情感与意志的消磨，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听觉感知变得迟钝麻木。

康妮在工业声景中的倾听模式，完全契合皮埃尔·沙费与傅修延所界定的“因果倾听”：“根据具体的响动来判断其声源”([10], p. 108)，这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被动倾听。在拉格比，康妮对声音的反应始终停留在“辨识声源”的层面。她无需关注声音本身的特质，只需通过声响判断环境的安全与否、机械的运转状态，这种倾听模式剥离了声音的情感与意义维度，只剩下功利性的生存指向。

然而，这种看似“实用”的倾听模式，实则暗藏着深刻的心理危机。因果倾听将康妮的听觉局限在机械反应的框架内，使她失去了与世界建立情感连接的听觉通道。当工业噪音成为日常，她的耳朵不再对声音产生细腻的感知，心灵也不再对外部世界抱有鲜活的回应，最终陷入“习惯”带来的麻木。康妮的听觉也沦为机械运转的附属品，失去了作为人性核心的感知活力。因果倾听以生存本能为诱饵，逐步剥夺了康妮感知美好、共情生命的能力，将其困在听觉麻木的牢笼中。

3. 自然之声与语义倾听：康妮的听觉初醒

当工业噪音将康妮的听觉推向麻木边缘，林苑成为她寻求慰藉的精神净土。“树林是她唯一的避难

所” ([5], p. 19)。这片与拉格比庄园的工业声景形成鲜明对立的自然空间，以其独特的声音肌理，为康妮的听觉复苏提供了土壤。在这里，工业声景中被遮蔽的声音细节重新浮现，自然之声不再是无意义的噪音堆砌，而是承载着生命意义的符号体系，推动康妮从被动的因果倾听转向主动的语义倾听，完成听觉与生命意识的双重初醒。

初入林苑，康妮便感受到与工业世界截然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子里万籁俱寂，除了光秃秃的树干上落下的滴水溅到地上发出空洞的噼啪声，剩下的就是幽深的老树林子，死寂一片，毫无生机，虚幻空荡” ([5], p. 67)。这种“万籁俱寂”并非绝对的静默，而是剔除了工业噪音干扰后的纯净声景，水滴的“噼啪声”在寂静中被放大，成为清晰可辨的听觉焦点。这与谢弗在《声景学》中描述的原始森林声景形成呼应：“曾经，世界的大部分被森林覆盖。广袤的森林陌生而令人敬畏，对闯入的生命充满敌意” ([6], p. 23)。然而，对康妮而言，这片“残余的老林子”虽带着“古老的凄凉感”，却给予她“些许慰藉”，因为它“比外面那冷酷无情的世界要好得多” ([5], p. 67)。树林“内敛的气质”与“老树无言的矜持” ([5], p. 67)，通过声音的缺席与在场形成独特的语义表达：寂静象征着自然的沉稳与坚韧，而滴水声则暗示着生命的延续与律动，这种声音的对比与张力，让康妮首次从声音中读取到超越声源本身的意义。这恰如苗琴所阐释的，林苑是劳伦斯心中的“理想圣地”，是远离工业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净土 ([8], p. 50)。

自然之声对康妮的语义唤醒，在狂风与泉水的声响中达到更深层次。当“狂风呼啸”，康妮并未感到恐惧，反而生出“奇怪的激动” ([5], p. 92)。声音不再只是空气振动的物理现象，而是承载着情感与生命力量的符号。谢弗曾指出：“风是一种强力捕捉耳朵的元素” ([6], p. 22)。狂风的呼啸声带着自然的原始能量，冲击着康妮麻木的听觉感知，让她感受到“奇特的生命在冲撞自己” ([5], p. 93)。这种冲撞并非物理层面的冒犯，而是精神层面的唤醒，狂风的声音成为自然意志的表达，让康妮意识到自身潜藏的生命活力，打破了工业噪音强加给她的消沉状态。

与狂风的激昂形成互补的，是泉水的叮咚声与敲打声。在林中空地，康妮听到“泉水叮咚” ([5], p. 94)。谢弗在《声景学》中强调“泉水具有强烈的生命力” ([6], p. 21)，这种生命力通过清脆的叮咚声传递给康妮，让她在语义倾听中感知到生命的鲜活与灵动。不同于工业机械重复、冰冷的声响，泉水声富有变化与韵律，每一次滴落与流淌都带着自然的随机性与创造性，这种声音特质让康妮逐渐摆脱工业声景带来的感知钝化，学会从声音中解读生命的多样与鲜活。小屋周围的敲打声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连接，人为声响与自然之声相互交织，构成和谐的听觉图景，让康妮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有机联系的可能性。

康妮在自然声景中的倾听，正是傅修延所阐释的语义倾听内涵：“把声音当作有规则的符号，从接收到的符号中辨识出所要传递的意义” ([10], p. 109)。这种意义不仅包括人际间的言语交流，更涵盖自然声响所承载的生命指向。在林苑中，她不再像在拉格比那样仅仅辨识声源，而是主动解读声音背后的语义：老树的静默是“沉默的力量”，象征着自然的坚韧与包容；滴水声是生命的延续，暗示着希望与复苏；狂风的呼啸是能量的涌动，代表着生命的激情与抗争；泉水的叮咚是灵动的表达，寓意着情感的共鸣与连接。这些声音符号共同构成了自然的语言体系，康妮通过语义倾听，逐渐理解了自然的生命逻辑，也唤醒了自身沉睡的生命意识。

这种听觉初醒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康妮精神状态的显著转变。在工业声景中，她与周围的人一样“无精打采”“形容枯槁”“意气消沉” ([5], p. 12)，而在自然之声的滋养下，她的情感逐渐复苏，开始主动感知世界的美好与生命的力量。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指出，僵化的社会秩序对自然与女性的双重压迫本质上源于传统性别规训的二元对立思维 ([11], p. 104)，而康妮在自然声景中的语义倾听，恰恰打破了这种对立——她不再是被动承受环境压迫的客体，而是主动解读自然意义、与自然共生的主体。自然之声通过

语义倾听进入康妮的精神世界，不仅修复了她被工业噪音损伤的听觉感知，更唤醒了她对“生命”本身的意识，让她意识到自己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有机联系。

语义倾听的实践，让康妮的听觉实现了从“麻木”到“觉醒”的关键跨越。自然之声不再是简单的环境背景，而是成为她重建自我与世界联系的媒介。在对滴水声、狂风声、泉水声的语义解读中，她不仅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力量，更重新发现了自身的生命价值与情感需求。这种听觉初醒为她后续的彻底转变奠定了基础，正如林苑中的老树“沉默着，但是一个强大的存在”（[5], p. 67），康妮的生命力量也在语义倾听中逐渐积蓄，等待着在与梅勒斯的相遇中实现彻底的爆发。当人类能够重新倾听自然的语言，解读生命的意义，便能重建与世界的和谐连接。

4. 身体之声与还原倾听：康妮的听觉觉醒

当自然之声通过语义倾听唤醒康妮的生命意识，与梅勒斯的亲密关系则将她的听觉体验推向终极阶段——还原倾听。罗兰·巴特曾将还原倾听解释为“听正在说、正在发送的东西”（[12], p. 252），剥离声音的声源与意义附加，专注于声音本身的质感与生命律动。在本文语境下，笔者将“还原倾听”定义为：一种剥离声源指涉与符号语义，回归声音本体质感与生命律动，通过身体共振实现主客体界限消融的倾听模式。在与梅勒斯的情感与身体交融中，康妮彻底摆脱了工业声景的压迫与自然符号的解读，转而倾听身体内部的鼓噪、情感的共鸣与生命的呐喊，在还原倾听中完成了听觉与灵魂的双重觉醒。

康妮的还原倾听首先始于对身体内部声音的感知。在与梅勒斯的亲密接触中，“在她身体的纵深处，她感到了一种全新的鼓噪”（[5], p. 141）。这种“鼓噪”并非工业机械的冰冷声响，而是身体本能的生命律动，是长期被压抑的自然天性的复苏。它没有明确的声源指向，也不承载复杂的语义符号，却以最直接的方式冲击着康妮的感知。这正是还原倾听的核心特质，关注“作为声音的那个声音”（[10], p. 109），而非其背后的附加意义。卡尔维诺曾阐释：“一个声音就意味着一个活人用喉咙、胸膛和情感，将那个与众不同的声音送到空气中”（[13], p. 67）。康妮身体深处的鼓噪，正是她以生命本能发出的、独一无二的声音，标志着她从被物化的女性向完整生命个体的转变。

随着情感的深化，身体之声逐渐外化为情感的呐喊与共鸣。康妮将这感觉形容为“就像铃铛，铃声如涟漪荡漾着，荡漾着。最终，她不知不觉地发出狂野的叫喊声来。她不自觉地叫喊着，那是漆黑夜色中发出的叫声，是生命的呼喊”（[5], p. 150）。这声“狂野的叫喊”剥离了所有社会规范与道德束缚，成为纯粹的生命表达。在还原倾听中，康妮不再关注叫喊声是否合乎礼仪，也不解读其背后的具体意义，而是沉浸于声音本身的张力与力量。它像铃铛般清脆荡漾，又带着生命本能的狂野与奔放，是身体与情感完全释放的听觉呈现。与此同时，“爱慕的歌在无声地哼唱着”（[5], p. 153），这种“无声的哼唱”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声音，而是心灵深处的情感共鸣，是还原倾听中超越听觉物理属性的精神共振，让康妮在声音与情感的交融中抵达全然舒展、身心相融的完满状态。

还原倾听的终极意义，在于康妮彻底挣脱了僵化环境带来的听觉束缚，实现了对嘈杂空洞声音的主动隔绝。对于汽笛声，梅勒斯“拒绝听那汽笛声”，而康妮“甚至都没听到那汽笛声”（[5], p. 240）。曾几何时，矿车嘶哑的汽笛声是拉格比声景中无法逃避的压迫性符号，让康妮陷入听觉麻木；而此刻，象征机械喧嚣的汽笛声已然无法进入她的听觉世界。这种“没听到”并非听觉感知的失效，而是还原倾听带来的主动筛选。当康妮专注于身体与情感的本真声音，工业噪音便失去了力量，沦为无意义的背景。康妮通过还原倾听打破了自然与工业的对立，不再是被动承受工业噪音的客体，而是主动掌控听觉主权的主体。

康妮的听觉觉醒在暴雨中的裸奔场景中达到顶峰。“屋外的雷声停了，可刚才缓和了的雨却突然倾盆而下，夹杂着最后一道闪电和远去的风暴声。她穿上胶鞋，狂笑着跑了出去，冲着大雨挺起胸，张开

双臂，身影在雨中变模糊了” ([5], p. 253)。暴雨的哗啦声、远去的风暴声与她的狂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还原倾听的终极图景。在这里，自然之声与身体之声完全融为一体：雨水的冲刷既是自然的洗礼，也是身体的解放；狂笑声既是情感的宣泄，也是生命的宣言。康妮不再解读雨水与风暴的象征意义，也不关注声音的来源与逻辑，只是纯粹地沉浸在声音与身体的共振中。雨水拍打肌肤的质感、笑声在空气中的震颤、生命在自然中舒展的律动，都成为还原倾听的对象。这种倾听彻底超越了因果倾听与语义倾听的局限，让她在“正在发生”的声音体验中，感受到自我与自然、身体与精神的完全统一。

康妮的还原倾听历程勾勒出她听觉觉醒的进阶轨迹：工业声景中，因果倾听催生听觉麻木；自然声景里，语义倾听唤醒生命感知；最终在身体之声的还原倾听中，灵魂实现彻底觉醒。工业社会割裂了精神与肉体、自我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而三重倾听模式的递进，让康妮重新找回生命本真，在身体与自然的声浪共振中，解构了文明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这不仅是康妮个人的觉醒，更承载着劳伦斯的时代思考。唯有回归身体本真、倾听生命律动，才能打破二元对立的枷锁，实现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还原倾听不仅是感知世界的工具，更是唤醒生命的力量。

5. 结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以听觉为核心感知线索，通过工业之声、自然之声与身体之声的三重场域建构，完整呈现了康妮从精神麻木到灵魂觉醒的成长闭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声音描写，并非单纯的环境点缀，而是深度参与人物塑造与主题建构的核心元素，成为解码僵化社会中人性本真回归的关键密码。皮埃尔·沙费与傅修延的三重倾听理论，为解读康妮的听觉历程提供了精准框架：工业声景中的因果倾听，让她在“低保真”的机械噪音中陷入听觉麻木；自然声景里的语义倾听，使她从滴水、狂风、泉水的律动中读取生命意义，实现情感与感知的双重复苏；而身体之声中的还原倾听，则让她剥离声音的外在附加，摆脱僵化环境的束缚与规训。

康妮的听觉觉醒之路，是劳伦斯对人类感知麻木的深刻回应。当康妮最终在暴雨中实现身体与自然的声浪共振时，她不仅打破了现实的压迫，更寻得了劳伦斯所倡导的和谐生存之道：回归身体本真、倾听生命律动，重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有机联系。

这一听觉叙事的深层价值，在于揭示了听觉超越感知工具的终极意义：它是存在状态的隐喻，是人性觉醒的媒介，更是重构世界的力量。在工业噪音依旧侵蚀现代生活的当下，康妮的听觉成长之路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唯有保持对真实声音的敏感，挣脱束缚，才能在喧嚣的时代中守护人性的本真，实现个体与世界的和谐共生。劳伦斯通过听觉叙事完成的，不仅是对一个女性的觉醒书写，更是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永恒叩问与探索。

参考文献

- [1] 苗琴. 从生态批评视野下解读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J]. 语文建设, 2013(14): 50-51.
- [2] Ikeo, R. (2016) An Analysis of Viewpoints by the Use of Frequent Multi-Word Sequences in DH 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ylistics*, **25**, 159-184. <https://doi.org/10.1177/0963947016638986>
- [3] Dowden, S.D. and Mueller, A.C. (2016) Language and Experience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Literary Imagination*, **18**, 26-43. <https://doi.org/10.1353/lim.2016.a943550>
- [4] Schaeffer, P. (1966) *Traité des objets musicaux*. Seuil.
- [5] 劳伦斯.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M]. 黑马,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6] Schafer, R.M. (1977)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Alfred A. Knopf.
- [7] 刘翠萍.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J]. 语文建设, 2015(35): 39-40.
- [8] Thompson, E.A. (2002)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MIT Press.

- [9] 朱卫红. 劳伦斯的男性身体崇拜[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4): 96-98, 174.
- [10] 傅修延. 听觉叙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11] 牛莉. 在解构中重建和谐的曙光——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3): 104-108.
- [12] 罗兰·巴特, 罗兰·哈瓦斯. 听[M]//罗兰·巴特, 等. 显义与晦义. 怀宇,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252.
- [13] 卡尔维诺. 国王在听[M]//卡尔维诺. 美洲豹阳光下. 魏怡,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67.